

# 栀子祭

程保平

三姐从洪镇看过大姨妈，带回了一枝栀子，青杆翠叶，珊珊可爱，犹如当年16岁的三姐。那是1973年的冬天，离过年还有十来天，洋灰色的天空中，细细地可以嗅到游丝般的春意。

此前的夏天，一场大水来了，淹没了洲区。栀子命贱，容易成活，就怕水，三姐好不容易养大的栀子就焉了，焦黄的模样，看得三姐心疼，好长时间还在说，栀子也有性命呢。

那天晚上，月光朗朗，灯影憧憧，三姐快活地栽栀子，脸色月光般姣好。她轻声说，好弟弟，栀子最喜欢塘泥了，帮我取来一点好不好？我很劲地点头。三姐的柔情如水，可以化开我所有的借口和懒惰。

栀子栽好了，独立在三姐闺房的窗前，单薄，脆弱，清冷。为怕猪拱了，或被人踩了，三姐又在周围砌了几块砖，围成一个圈子，才有些成功感地进家了。

此后，三姐一下工就侍弄自己的栀子，松土，施肥，剪枝，除虫，像燕子一样灵巧，快活。栀子渐渐青翠丰满，一年一个模样，出落成一个小美女了。二姨妈说，我三女爱美，是花痴。三姐呵呵地笑。

第三年春天，一场夜雨悄然抹过，栀子开花了，青色的花苞，三个，五个，坠在葱绿的叶间，边沿露出弧形的白色，稚嫩而可爱。三姐从厨下端来白瓷海碗，盛上清水，轻轻地掐下花苞，放到碗里，又小心地端回自己的闺房，放在床头，细细地看，满心的幽喜。三姐说，是怕人偷了，不然，

早年，父母青春正好，星期天义务劳动就是挖防空洞。40年后，我爹在他劳动过的防空洞里买到了一把又短又粗的香蕉，他兴奋地向我炫耀：这是稀罕的红香蕉，守在洞里的老板，本不想卖给我。我便领着他，拐进某个支洞，去看已经长出青苔的渗水点。告诉他，就在那儿，我和我的同事曾在瓢泼大雨中接水，天晴后，调整过水泥的配方，做过防水方面的补救。我们本是研究天文望远镜的工程师，因为挖防空洞，自学了全套水泥强度的专业课程。

红香蕉的口感细腻又甜美，不过这滋味到底寻常，抵不过一帮手无缚鸡之力的工程师去挖防空洞时，那份传奇之滋味丰富。

没有防空洞，就没有开在幽深阴暗的洞子里的火锅店，也就拍不出



《火锅英雄》这般充满黑色幽默的警匪片了。大白天都要扯电线开灯的火锅店，弯弯曲曲极其简易，像还没有完工的隧道。三个想干大事的重庆崽儿，

再长一点时间，花就饱满一些，好看一些了。

到了晚上，水中的栀子都开了，热热闹闹撑满了海碗，闺房一片幽香。三姐洗好脸，关上门，拈出一朵栀子，坐到镜前，细细地梳黑瀑般的头发，再结上发卡和红绳，然后轻轻地插上两朵白栀子，左看右看，幽幽地笑，神秘地想心思。那种悄悄的欣喜，给平淡、平凡的日子，给贫苦、辛劳的三姐，不知增加了多少颜色。

苞米成熟的秋天，三姐和村里一个叫毛头的小伙子好上了。其实不叫好，是一家养女百家求，有人说媒，三姐就默认了。多少年了，女人啊，总是要嫁人的，寒门女子三姐如平凡的栀子，她认命。

毛头长得高大，机灵，那时正在做木匠，手艺长进快，就是不太安分，口碑不怎么好。我听了有些气愤，有些不舍。我觉得，善良的三姐至少要嫁我这样的人，对她好，好到心底，好到老死。可是，我当时还是一个孩子，没办法娶她。

三姐结婚了，一挂鞭炮将三姐送出了门。男方来接亲的一个后生将鞭炮挂在栀子上，炸得栀子绿叶乱飞，三姐停止了哭声，心疼地说，我的栀子，你们炸坏了。

婚后，三姐很快就有了孩子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毛头还争气，一把斧头砍遍大江南北，也砍出了家里的楼房。三姐回娘家，舒心地对我笑，当年你说我不该把毛头，错了吧？我替她高兴，又不好意思地解释，我那时还小嘛。

性如烈火，在洞子里谋划又厮打。而防空洞的隔壁竟然是银行金库，这种情节设置建立了密室逃亡的紧张感，观众虽然知道，自己走进的不过是“剧本杀”游戏，也情不自禁地主角附体起来。整个故事，有了防空洞的离奇加持，便有了《黑暗骑士》一般的锐利开场，《疯狂的石头》一般荒诞喜感的氛围。电影热播后，重庆带上网红体质，冬暖夏凉的防空洞，不再等着规划为地铁支线，也不再等着被租为恒温酒窖，开火锅店反而成了大热门。

尤其是夏天，外面是热情澎湃的骄阳，脚下是烤软了的柏油马路，走在某些刚修好的路段，凉鞋底上都有胶黏感。此时，唯有防空洞火锅店的老板不担心电费——防空洞深处与外面差着起码15℃，外面40℃，防空洞里面的人还要握着枸杞热茶取暖。老板蹿出来，将双耳大锅亲手架上，牛油和红滚滚的辣子一会儿就在“井”字格中沸腾，不一会儿，被豆花、牛肉、毛肚与黄喉烫出来的鼻尖热汗，就被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阴凉收了回去。

防空洞，那是山里的一口深井，悠悠然荡到井底，可见人生百态。

三姐嫁人虽不远，可每次回娘家都是来去匆匆，家里实在太忙了。我因为在外地读书，工作，回家也少，遇到她的次数其实不多。那时候我年轻，村里少有的大学生呢，光彩。所以回家后忙着周游列国，会朋友，忘了去三姐家。

1988年秋，毛头在外已经好久没有回家了。有消息说，他在武汉养了一个小。三姐的脸就跟那棵水淹的栀子一样，渐渐地焦黄了，成天唉声叹气。二姨妈说，到武汉找他个狗日的去。三姐黯然地说，也是。

那天天凉，风大，下着雨。三姐收好家当，见过公公婆婆，嘱托带好老大和老二，就带着两岁的小三出发了。开船后，小三要撒尿，三姐就走到船头，一手把着船舷，一手抱孩子撒尿。不想，小三不撒了，肚子一挺，“咪溜”一下就滑到了江里。三姐条件反射地扑进浪涛里，一把抓过小孩，拼命喊“救命”。船老板急忙掉过头营救，可是，江面风力太大，船怎么也靠不上去，好不容易用撑篙勾回了小孩，却延误了救三姐的时间……

三姐走了。连尸首也没有找到。她会游泳，是好手，那天是急的，昏的，乱了方寸。

三姐走的那个冬天，我刚经过一场情感波折，万念俱灰，就回到了老家，不想却听到了这个突然又迟来的消息。那天，我来到三姐的闺房，已是人去楼空，到处摆着杂物，没有一点三姐的气息，只是，窗外的栀子还静静地伫立着。二姨妈看我来了，高兴地去做茶。我便扶着门框，无力地滑

下来……

二姨妈是我妈的堂姐，我妈结婚后，就在他家屋檐下搭一披厦过活，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。后来家境好了，才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盖了一座土砖房。童年，这里是我另一个家，三姐带我睡觉，玩耍。大一点了，带我摸鱼，打猪草，如果我的筐里没装满，她就从自己的筐里给我装满。再大些，我和她在生产队里打农药，抬一台喷雾器，她每次都把药桶往自己面前挪，一直到不能走路为止。三姐对我信任，就是上厕所了，只要我在边上，她会说，你给我把门吧。

在三姐离开我34周年的忌日里，我又一次想到了三姐，那姣好的脸庞，单薄的身子，粗黑的辫子，吟吟的笑声，还有那温和少语的性格，永不再来的往事，以及我的心酸、愧疚和思念，如潮般都来了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哦，还有那栀子，平凡、土气的栀子，朴素、洁白的栀子，后来某一天也跟随三姐离开了。那一天，是三姐小弟盖新房的日子。



## 洞天之上——一束光

明前茶

几年前，一到6月，市政府都会选几处防空洞，免费开放为纳凉点。进入隐蔽性一流的入口，里面别有洞天，甬道开头的一段，是卖冰激凌、凉粉、饮料和出租各种图书的铺位，越往洞内走，温度越低，店铺也消失了，人仿佛正在顺着一根幽凉的爬藤植物向地底潜行，《魔戒》迷们也许会想象自己正打破“结界”，进入中土王国。

然而，前行百来米，眼前倏然一亮，就能看到居民们流连忘返的歌舞大厅。大厅里整齐摆放着四排休息椅，墙上有液晶电视，晚上黄金时段会播放着数字修复的老电影。大约7点半，电影播放完了，这里会变成一个戏剧票友的舞台，你会发现换上戏服的苏三在一板一眼，沉痛地陈述冤屈；葬花的黛玉在情思绵绵试探与这春去夏来的关系，而不仅仅在试探宝玉；梁山伯与祝英台相送十八里，或许是为了拖延化蝶的时间；既然两情相悦就像美梦一样令人舍不得醒来，杜丽娘与柳梦海的人鬼情未了，就能让勾脸唱戏的两位老阿姨翩翩沉醉其中。

防空洞形成的微妙声场，就像充满水汽的淋浴间一样，湿度颇大的环境，回环曲折的洞壁，好像将声音的

干燥毛刺都修去了，单薄的声音变得浑厚，迟疑悬浮的气声变得丝丝入扣，唱戏的人的脸，一颦一笑都留下微妙的涟漪，这涟漪被头顶上的简易灯光拢住了，久久不散。这一刻，唱词变慢了，情绪变慢了，连时间也仿佛变慢了，故事便声声入耳，唱得人神思恍惚。

如今，疫情一有波动，在防空洞里唱戏、看电影、搓麻将、吃火锅的场景，就会被叫停。幸好，防空洞是永远有租客的，最近，水果商老徐带着他的几十吨香蕉与芒果，就蹲守在我回家路上的这个防空洞里，静等这些半青半黄的水果变得金黄灿烂。我在老徐那里买了一串小米蕉，提出要去看看我爹干过活的支洞，徐老板就放下了铺位上的《儒林外史》，陪我进去。

支洞里弥漫着沉闷的霉味儿，忽然，我的眼睛被刺得睁不开，老徐与我惊讶地发现，在长满青苔的洞顶，一线强烈的阳光筛了下来。我仰头看，那细小的一束光正抚摸着我的鼻梁。在加固防空洞的人逝去三年之后，我第一次意识到，被遮蔽得完好无损的正常生活被这束光洞穿了，在这一刻，我倏然想起我爹这一生留下的无数故事与细节。